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九百六十 經部

周禮訂義卷六十四　　宋　王與之　撰

司圜中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三人史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

鄭司農曰圜謂圜土也圜土謂獄城也今獄城圜職中言凡圜土之刑人也以此知圜謂圜土也○鄭鍔曰矩屬西方規屬東方規之圜屬東而主仁也先王之於獄求所以生之故為獄則圜其城用仁心為主也○薛平仲曰乾為圜則圜者天道之所以仁也夫以罷民之害人者吾為圜土以收教之則人心轉移之間而

善惡易位矣

掌收教罷民

鄭鍔曰拘之圜土而役之所以收之也勞之苦之使其善心自生所以教之也○劉執中曰嘉石平罷民其罪輕不入于圜土也圜土教罷民其罪重其役之日月深日則役之夜則收之俾民改情而復性然後舍之為教亦大矣故曰收教焉故中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徒百有六十人分部而收教之也○項氏曰司寇掌者

大故曰聚司圜
職者小故曰收

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雖出三年不齒

鄭司農曰罷民謂惡人不從化為百姓所患苦而未入五刑者故曰凡害人者○鄭康成曰弗使冠飾者著黑幪若古之象刑與舍釋之也○賈氏曰孝經緯云五帝畫象三王肉刑畫者上罪墨象赭衣雜屨中罪赭衣雜屨下罪雜屨而已○鄭鍔曰彼既害人

則不知禮矣故弗使冠飾而被辱明書其罪於背所以告人使知其以是罪而至於如此也夜收之圜土晝任以勞役是收而教之仁也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雖量罪之輕重為久近之期而舍之又必待其能改過自新為良民然後舍也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則殺之不能改過又自竄焉其殺宜也雖年滿而出者猶不齒三年甚辱之也

凡圜土之刑人也不虧體其罰人也不虧財

鄭康成曰圜土所收教者過失害人已麗於法者○鄭鍔曰圜土之刑只加以明刑恥之故不至於虧體圜土之罰只加以職事勞之故不至虧財○易氏曰二者雖曰刑罰而非刑罰之正乃所以止刑罰者也司刑言刑虧其體者也職金言罰虧其財者也

掌囚下士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鄭康成曰囚拘也主拘繫當刑殺之者

掌守盜賊凡囚者

鄭鍔曰此官拘繫當刑殺之人然特言掌守盜賊者葢囚雖在所掌而盜賊為難馭於羣囚之中又當守之其事尤嚴故也○鄭康成曰凡囚者謂非盜賊自以他罪拘者也

上罪梏[古毒反]拲[姜奉反]而桎[之實反]中罪桎梏下罪梏

賈氏曰此謂五刑罪人古者五刑不入圜土故使身居三木掌囚守之○王氏曰梏在脰桎在足拲在手

左氏傳子蕩以弓梏華弱于朝則梏在脰明矣○劉氏曰梏者校也在頭曰梏謂之梏者以其在首猶牛馬梏者○鄭鍔曰凡囚有上中下之罪凡刑有梏拲桎之殊罪有輕重故三木或備或不備上罪三者皆全中罪二下罪一亦理之宜也

王之同族拲有爵者桎以待弊罪

鄭鍔曰王之同族有罪者親親之恩以輕為貴故但拲其手而已有爵者宜次於王族故加之以桎也拲則兩手共一木桎梏兩手各一木故桎比拲為稍重

然罪未斷之前皆不可去其拲與桎待斷然後去故

曰以待弊罪

及刑殺告刑于王奉而適朝士加明梏以適市而刑殺

之

鄭康成曰告刑于王告王以今日當行刑及所刑姓

名也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

刑在小辟○鄭鍔曰適朝士者蓋以朝士掌外朝王

與公卿聽獄訟之所恐或又得而審詳焉重人命之

至也適朝士矣以為無可疑則加以明梏於梏上明書其所犯使見者咸知其罪適於市而殺之所以與衆棄之也注謂奉而適朝然後朝士加明梏以士字屬下讀以文考之適朝士與適甸師之文相對則疑其不當下屬○劉執中曰士士師也○鄭康成曰士鄉士也奉而適朝者重刑為王欲有所赦且當以付士

凡有爵者與王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

鄭鍔曰適甸師氏者蓋以甸師掌耕藉田以事宗廟

藏褻之所隱也既適甸師則以待刑殺之官來於此行刑殺之事不梏而適市乃所以隱之也有爵者隱之所以尊國體王族亦隱之所謂不與國人慮兄弟此尊尊親親之道也○李氏曰先王之時雖同族雖有爵其犯法當刑與庶民無異

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共也如使同族犯之而不刑殺是為君者私其親也有爵者犯之而不刑殺是為臣者私其身也君私其親臣私其身君臣皆自私則五刑之屬三千止為民也厚賞則貴者先得之刑罰則賤者先當上不愧於下下不平於上豈適治之道耶故王者不辨親疎不異貴賤一致於法其所以不肆諸市朝而適甸師氏者為其有恥毋使人見之也文王世子曰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

體百姓也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

掌戮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

鄭康成曰戮猶辱也既斬殺又辱之

掌斬殺賊諜而搏之

鄭鍔曰為之諜者則與賊窺伺乎國家之隙以圖危社稷其罪不可赦也故大者斬之小者殺之○鄭康成曰斬以鈇鉞若今要斬殺以刀刃若今弃市○王昭禹曰斬殺皆弃人之刑各稱其罪　且從而搏之搏與膊同謂磔裂其尸以示人也觀左傳載齊侯

圍龍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龍人殺而膊諸城上是磔裂為膊也○劉執中曰為賊謀而情有重輕故或斬或殺雖有斬殺而又搏而磔之於城上以厭其未獲者然則賊害於國者情與反間同非盜於財而殺人民者也

凡殺其親者焚之殺王之親者辜之

鄭鍔曰凡殺其五服之親者不復知有親親之恩滅絕其親也故焚其尸而亦滅絕之焉殺王之親者不

復知有尊尊之義禽獸則然也故辜其尸視之如禽獸焉○王昭禹曰焚以火者不存其形○鄭康成曰焚燒也易曰焚如死如棄如　辜以磔者不全其體○鄭康成曰辜之言枯也謂磔也

凡殺人者踣皮北反諸市肆之三日刑盜于市

黄氏曰凡殺人者今所謂謀故鬭殺○鄭康成曰踣僵尸也○劉氏曰謂暴露而不盖覆也肆猶申也陳也○賈氏曰除上三者之外皆陳尸於市肆之凡三日也

鄭鍔曰盜則不然死罪踣之於市或劓或刖或墨亦

皆就市刑之使人知盜之不可為而不敢為也○王氏曰人之犯刑皆以趨利趨利犯刑唯盜而已故盜言刑于市

凡罪之麗於灋者亦如之

黄氏曰謂犯他法宫刖劓墨皆刑於市也揭盜于上鄭言罪惡莫大焉是也○鄭鍔曰罪之附麗於法法所當刑則亦行法於市使衆見之故曰亦如之

唯王之同族與有爵者殺之于甸師氏

王昭禹曰此句既言於掌囚此復言之者掌囚奉其

有罪者適甸師氏而待刑殺掌戮正以殺之為事

凡軍旅田役斬殺刑戮亦如之

黄氏曰軍旅戮于社而王之同族與有爵者亦於屏處鄭以戮為膊焚辜肆非也即下所謂髡者全其體而戮辱之也古刑戮字皆合輕重稱之○鄭鍔曰軍旅田役衆庶所聚不示以嚴則必無所畏故或斬殺刑戮亦有焚之辜之踣之肆之之事故曰亦如之

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刖者使守囿髡苦門反者使守積子賜反

鄭鍔曰先王於人雖有罪已刑苟有可用未嘗終棄之墨者但黥其額劓者但截其鼻何妨於禁禦耶故或使守門〇賈氏曰此即閽人掌守中門之禁令者也或使守關闗謂境上之十二門王城之門也劓比墨為重而截鼻則貌醜亦以其罪之輕重故墨者近而劓者遠也宮則人道絕故使守内〇賈氏曰此即寺人之類守正内五人之等也刖者不良能行囿游之獸監視牧食不欲其奔逸故使之守囿也五刑之中無髠刑此有髠者康成謂公族無宮刑惡

翦其類髡其頭而已公族之有死刑者隱之於甸師氏則其髡者亦可恥宜用於至隱之處所以使守積積謂委積之物其積亦在隱處故也司農謂髡當作完言但居作三年不虧體者也或謂公家不畜刑人觀此則刑人未嘗不見畜特為君者不近之而已閽弑吳子餘祭春秋譏其近刑人非謂不畜之也

司隸中士二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五人史十人胥二十人徒二百人

鄭鍔曰羣隸之别有五曰罪閩蠻夷貉也除罪隸之外四夷皆夷翟之人故又謂之四隸之隸有盜賊則摶之國中有辱事則役之百官所任之器則積之囚執人之事則囚之執之祭祀賔客喪紀有煩辱之事則役之無乃後世廂軍之類歟古者取之罪人夷狄以用之惡其聚羣而無統也故設司隸之官以掌其法辨其服色之物而掌其政令以統治之宜矣然王宫之嚴則使之守王舍於野外則守其厲禁又使之

各服其邦之服而執其邦之兵以為守衛則其人雖賤而所用為甚重矣此司隸之權所以尤重焉故由漢而後遂置司隸校尉掌刺舉之任武帝使之持節捕巫蠱督大姦猾其重至於專道而行專席而坐秩比二千石其任雄劇摧辱宰相有如鮑宣者蓋始於此五隸各百二十人此其正員也○薛平仲曰五隸之員皆百有二十人而司隸之徒則二百人蓋君令出於司隸其徒不能以不繁力役責之司隸其員不

可以不定○鄭節卿曰兵衛掌於宫正而王之親兵與四夷之兵則掌於虎賁與司隸漢以南北軍相制而國朝以皇城司殿前司相維持大抵皆周人之遺意

掌五隷之灋辨其物而掌其政令

鄭康成曰五隷謂罪隷四翟之隷也物衣服兵器之屬

帥其民而搏盜賊

鄭康成曰民五隸之民○賈氏曰序官五隸皆百二十員員外皆是民故云五隸之民○鄭鍔曰盜竊之徒閒有作而力不能搏則合其民以共搏之○王昭禹曰未獲者則司隸帥民搏之

役國中之辱事為百官積任器凡囚執人之事

王昭禹曰國中汚辱之事則司隸帥而役之五隸之屬各有百二十人則足以共其事○鄭司農曰百官所當任持之器物此官主為積聚之也○鄭康成曰任猶用也○李嘉會曰囚執人之事若今牢城之兵

邦有祭祀賔客喪紀之事則役其煩辱之事

鄭康成曰煩猶劇也士喪禮下篇曰隷人涅厠

掌帥四翟之隷使之皆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守王宫與野舍之厲禁

鄭鍔曰翟與狄同東西南北之夷名雖不同總而言之謂四翟耳○賈氏曰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者若東方南方衣布帛執刀劒西方北方衣氊裘執弓矢○王昭禹曰四夷各有利器宜服齊其政不易其宜修其教不易其俗也

黄氏曰四翟守王宫與牧誓羌髳庸微盧彭濮同意○鄭康成曰野舍王行所止舍也厲遮例也○鄭鍔曰王在宫與出在野皆使四翟之隷守之不使罪隷罪隷吾民之有罪者耳使四翟之人見其德足服四夷司隷正掌其事而師氏又使其屬董之而已○劉執中曰彼其死而復生又從而衣之食之盡其所能而役之故用之守王宫與厲禁而賴之以為腹心之衛也

愚案四翟之民南方之蠻而閩乃東南之别種東方之夷而貉乃東北之聚落獨不見西戎北狄之

隸者葢周自文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而道化先被于南雖海隅出日之地德亦丕冒至武王通道于九夷八蠻所獲之民其服屬有素故帥而為隸其在王宫之守衛則宫正掌之其在野舍則師氏掌之不特此爾南方曰象則有象胥以待蕃國之使東夷之樂曰韎則有韎師以薦宗廟之樂皆此意也

罪隸百有二十人

鄭鍔曰有罪者之家人從坐則沒為奴隸百官與凡有職守者皆得而使令之乃以百二十人為率葢官拘而用者以此數為率耳○薛平仲曰罪而至於隸辱之甚者以罪言之斥之遠方誠足為王者之義以情言之處之近地亦不足病王者之仁故師之師氏者先王教化之功而師之司隸者先王用刑之極功

掌役百官府與凡有守者掌使令之小事

鄭康成曰役給其小役○鄭鍔曰使令皆家役之小

事耳

凡封國若家牛助為牽徬

鄭司農曰凡封國若家謂建諸侯立大夫家也牛助為牽徬此官主為送致之也○鄭康成曰牛助國以牛助轉徙也罪隸牽徬之在前曰牽在旁曰徬○賈氏曰車轅内一牛前亦一牛二隸前者牽前牛旁者御當車之牛

其守王宫與其厲禁者如蠻隸之事

鄭鍔曰守王宫與其厲禁事則與蠻隸同皆執兵以

為營衛也然罪隸乃中國之人因親屬有罪而没入在官與四夷之人不同故不使掌牛馬鳥獸之事易氏曰五隸皆隸也蠻夷閩貉之隸則賓服之民罪隸則没入為奴之民其民不同其用亦異罪隸則任使令牽傍之冗事四翟之隸則養之而已雖蠻隸掌役校人養馬之類閩隸掌役畜養鳥之類夷隸掌牧人養牛馬之類貉隸掌役服不氏養獸之類皆因其俗之所習而使之

蠻隷百有二十人

鄭康成曰征南夷所獲○愚案說見司隷○李嘉會曰先王必有蠻閩夷貉之隷想欲知其風俗耳然有無亦存其數云耳無則闕之

掌役校人養馬其在王宫者執其國之兵以守王宫在野外則守厲禁

賈氏曰為校人所役使以養馬案校人不見隷者葢是雜役之中○王昭禹曰校人其徒八十人有不足以給其役故蠻隷兼役其事也

陳蘊之曰古之宿衛王宫者不特士庶子而已有虎賁之虎士有司隷之五隷虎士有卒伍而四翟之隷有兵國有大事則守王門舍則守王閑而司戈盾軍旅會同授虎士戈盾則王之在國在野可謂嚴矣必使四翟之隷以王者所守在四夷也

閩隷百有二十人

鄭康成曰閩南蠻之别

掌役畜養鳥而阜蕃教擾之

王氏曰役則役於掌畜也○王昭禹曰阜蕃教擾之

與掌畜同事

掌子則取隸焉

王昭禹曰子謂鳥所生者閩隸掌阜蕃其物則養之而使取隸於已者也因致其義焉鳥之無知飲啄鼓舞而唯閩隸之是從則閩隸之隸於中國豈異於是言掌子則取隸而不言守王宮與厲禁以司隸言掌帥四翟之隸守王宮與野舍之厲禁則閩隸之有守

可知

夷隸百有二十人

鄭康成曰征東夷所獲

掌役牧人養牛馬

賈氏曰為牧人所役使牧牛牲

與鳥言

鄭司農曰夷狄之人或曉鳥獸之言故春秋傳介葛

盧聞牛鳴曰是牲三犧皆用矣是以貉隸職掌與獸

言○王昭禹曰鳥之鳴猶人之言也詩曰相彼鳥矣猶求友聲以鳥能鳴以求其友非其言而然乎使夷隷與鳥言亦不為怪矣

其守王宫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隷之事

陳藴之曰四隷所守皆如蠻隷之事者周之時以南方為遠尤貴其來也故掌四夷之官名象胥而奏樂亦以南詩曰以雅以南記曰胥鼓南則周人之意可知矣

貉隷百有二十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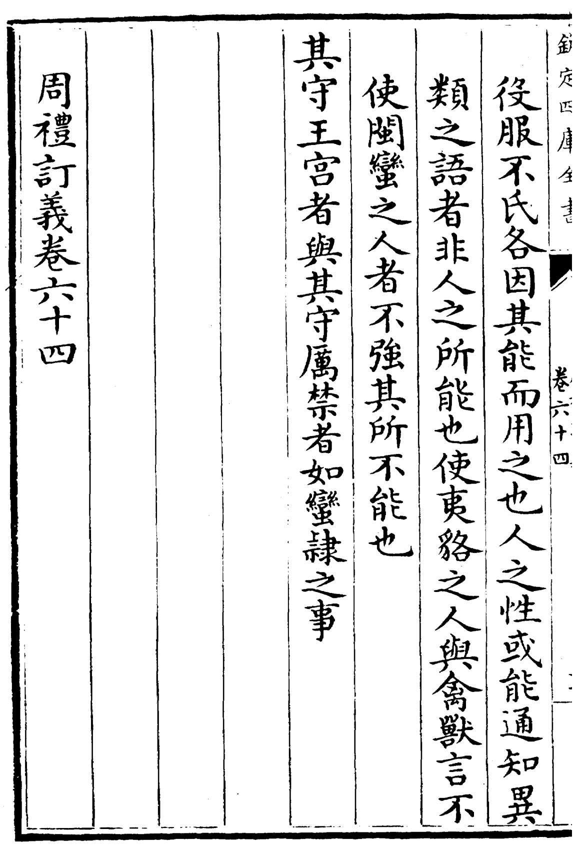
鄭康成曰征東北夷所獲

掌役服不氏而養獸而教擾之

王昭禹曰以服不氏掌養猛獸而教擾之故也○王氏曰不言阜蕃猛獸非所阜蕃之物

掌與獸言

王昭禹曰先王必使夷貉之隷與獸言者以鳥獸之無知尚可與言矧夷蠻之民哉此亦先王之微意○鄭鍔曰蠻人知養馬故以役校人貉人知養獸故以



役服不氏各因其能而用之也人之性或能通知異類之語者非人之所能也使夷貉之人與禽獸言不使閩蠻之人者不強其所不能也

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隷之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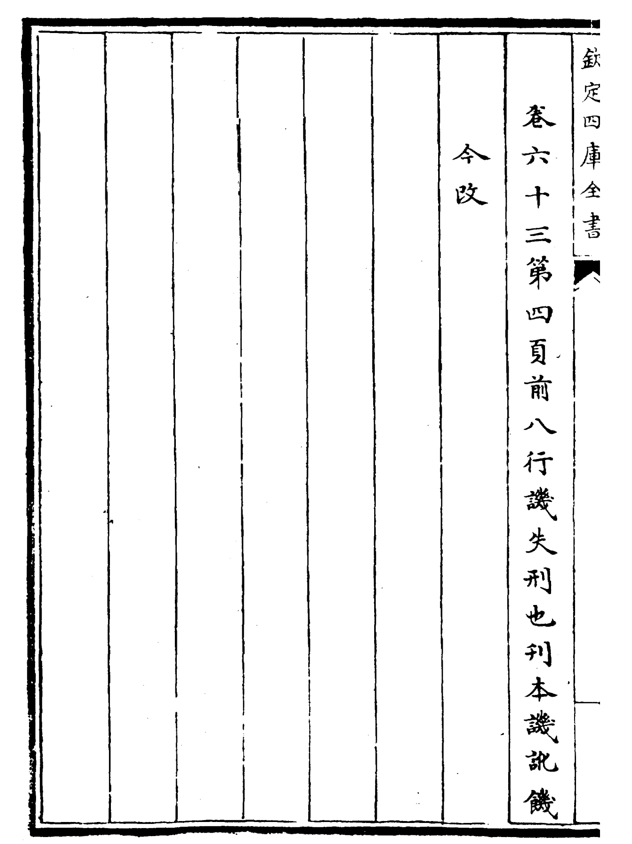
周禮訂義卷六十四

謹案卷六十二第八頁前一行漢御史中丞外督部刺史内領侍御史刊本漢下衍侍字督訛總領上脱内字並據漢書增改

第十一頁前一行若二人同財刊本財訛則今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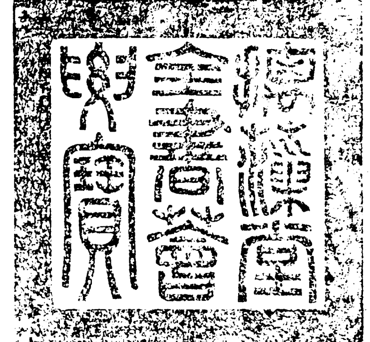
第十一頁後七行同貨行以國法刊本貨訛貸據經文改

第十二頁後二行註勢將猖獗而不可禦刊本獗訛蹶今改



卷六十三第四頁前八行讖失刑也刊本讖訛饑

今改



覆校官庶吉士臣茅元銘

校對官庶吉士臣朱　攸

校對官編修臣李光雲

謄録監生臣許思光

謄録監生臣趙興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周禮訂義卷六十五

六十六

臣紀昀詳校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九百六十一 經部

周禮訂義卷六十五　　宋　王與之　撰

秋官司寇下

憲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

王昭禹曰布以敷施之憲以表示之○鄭鍔曰國朝

自淳化三年始置諸路刑獄事乃周家布憲之意然

不止於二人而已今謂之憲臺原於此歟

掌憲邦之刑禁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布於四方而憲邦之刑禁

鄭康成曰憲表也謂縣之也刑禁者國之五禁所以左右刑罰者

鄭鍔曰大司寇正月之吉布刑于邦國都鄙又縣刑象以示萬民小司寇於正歲師屬觀刑象及宣布于四方憲刑禁矣布憲復掌之者蓋大司寇布之者舉其綱也小司寇宣之者行於朝也四方萬里或未之

知布憲執旌節適四方而宣布之所至之處又從而表縣之無有不明刑禁之為不可犯也

以誥四方邦國及其都鄙達于四海

鄭康成曰誥謹也使四方謹行之爾雅曰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李嘉會曰表示其刑禁于四方及乎四海茍犯刑禁則從而誥之俾不至於太甚也

易氏曰先王之治有刑必有禁知禁而自止則不至

於罪知罪而自反則不至於刑此宣布而憲之有不容已者所謂以詰四方邦國及其都鄙達于四海者葢無此疆爾界之異凡遠近同而上下察也○劉執中曰以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徒四十人而行四方達四海欲正月而必聞其刑禁者未之能達也必書其刑禁之宜憲于民以達於州伯州伯以達於卒正卒正以達於連帥連帥以達於屬長屬長以達於諸侯諸侯以達於其國之都鄙而要服以達於四海布憲

則執旌節以巡行於四方詰其違於禁令者庶乎其可及也

凡邦之大事合衆庶則以刑禁號令

賈氏曰征伐巡守田獵皆大事合衆庶也以其是布刑禁之官故使以刑禁號令○王氏曰謂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與其民人之什伍則以刑禁號令焉○項氏曰刑以懲惡禁以輔刑發以警戒之謂之號命之謹守之謂之令

禁殺戮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

鄭鍔曰天下有不逞之人强陵弱衆暴寡善良陰被其禍先王設官以禁擅殺戮為職謂夫為天吏則可以殺人

愚案自禁殺戮至脩閭氏八職皆幾防盜賊姦宄者幾防嚴則姦宄無清刑之原也

掌司斬殺戮者凡傷人見血而不以告者攘獄者遏訟者以告而誅之

鄭康成曰司猶察也○鄭鍔曰將以禁之必專司之

禁之者法也司之者專伺候乎是也司其私相斬相戮者及傷人見血而里閭擁遏不以告于有司者○黄氏曰傷人不禁必至於殺矣漢約法三章傷人及盜抵罪不以告私相和也　將以罪相證於獄而攘奪其所證之人使不得同至於獄者○黄氏曰或曰赴逮而攘奪之若篡囚也　將以辭訟於官而恃勢力以止遏之使不得以上訴者皆以告于有司而誅之然所司察者四事也特以殺戮名官葢四者之罪莫大於擅殺故也○劉執中曰謂不應斬殺戮而斬殺戮之者應告其傷隱之而不告者應治其獄攘之而不治

者應聽其訟過之而不聽者掌察四者以告於司寇而誅之所謂淫朋比德者也不誅之無以建中于民〇李嘉會曰斬殺戮之人上所置以懲惡也或以財賄交結而寃枉不申有如下四者皆告於正而誅之

禁暴氏下士六人史三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黄氏曰禁殺戮禁暴氏皆閭里禁令〇鄭鍔曰詩曰亂是用暴又曰州吁用兵暴亂凡言暴者皆謂為惡之凶暴也茍無以禁之民蒙其害可勝數耶此乃設為禁暴氏之職以正之也〇王昭禹曰以刑教中則民不虣者教官之事以刑禁暴者刑官之事教施於

未然之前刑施於已然之後二者相為終始而已

掌禁庶民之亂暴力正者撟居表反誣犯禁者作言語而不信者以告而誅之

李嘉會曰前者在公行法之人此者在民害治之人

○王昭禹曰逆理害治者謂之亂○劉執中曰亂謂悖於人倫恃强雹物者謂之暴○劉執中曰暴謂敢作威怒惟亂惟暴乃以力而正之人之力有所不敢敵則不得已而聽服焉是之謂力正也○黄氏曰正猶正長之正以强力雄長人者即武斷也此則召亂

之萌安可不禁之哉○鄭鍔曰撟則矯稱上之命令誣則誣人以無有之事惟撟惟誣敢犯士師之五禁造為浮言以相恐動其言不實乃能鼓蕩人心凡此皆禁之使不敢為若敢為者則告於有司而誅之所以息其暴亂之漸○李嘉會曰禁暴所禁以告司寇而誅之也○劉執中曰王制曰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行偽而堅言偽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以其出於情邪而無補於中道又

從而害於風俗殺之宜矣

凡國聚衆庶則戮其犯禁者以狥

易氏曰前五者之禁為庶民設也此於聚衆庶則人情雜遝其暴尤甚故必戮其犯禁者以徇○鄭鍔曰國家有事大集衆庶之際一人犯禁則千萬人視而傚之勢將不可遏矣不特戮之又用以徇衆焉

凡奚隸聚而出入者則司牧之戮其犯禁者

易氏曰奚謂女奴之為奚者隸謂男奴之為隸者既以罪役故必司牧其出入牧養也○王昭禹曰於其出入則或司以察

之或牧以治之亦以防其暴也或有犯禁從而戮之則非不教之誅是二者亦所以禁其暴也

總論

陳及之曰考比閭族黨之法凡所以為政之道纎悉備矣二官所禁大抵暴横足以侮上陵下鄉官或未能禁止之也於是王朝為之立官以遏絶之庶幾鄉遂之官長得以從政焉然周公之時天下安有此是亦先事為備也

野廬氏下士六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王昭禹曰野道之小室謂之廬所以待行旅也公劉之詩始曰于時廬旅終曰于豳斯館則館大而廬小先王設官以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之類故名官以野廬氏

黄氏曰野廬氏掌通達道路其下蜡氏至庶氏皆道途事類次第相從

掌達國道路至于四畿

鄭康成曰逹謂廵行通之使不陷絶也去王城五百里曰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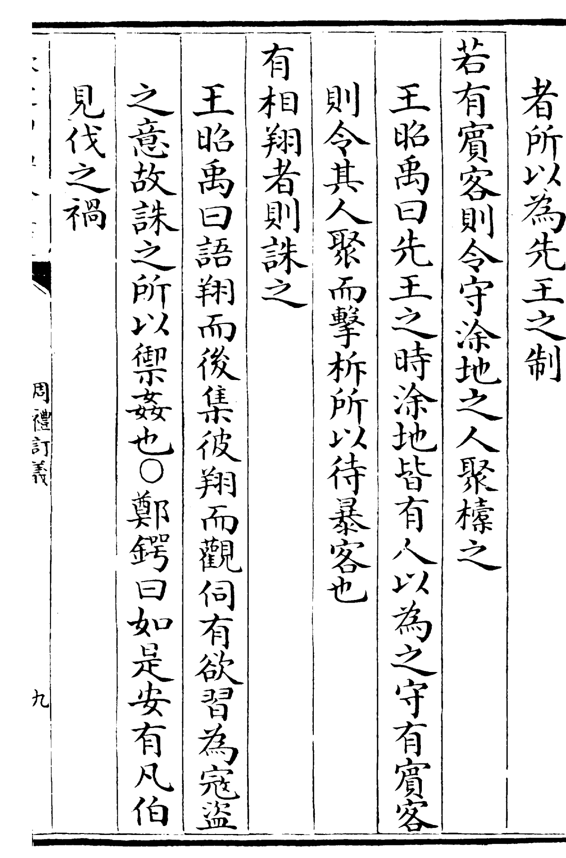
王昭禹曰逹國道路至于四畿則遂人所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逹于畿是也謂之四畿自王城五百里四面皆逹之也遂人既治野之道路而野廬氏必掌逹其道路凡以輔成遂人之事而已而司險又掌逹其道路則非特王畿之道路而已凡九州山林川澤之阻者也

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樹

鄭康成曰比猶校也○項氏曰校實數不闕○劉執中曰案比而肅其守衛宿息廬之屬賔所宿及晝止者也○王氏曰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所謂宿也十里有廬廬有飲食所謂息也○鄭鍔曰遺人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欲夫行者至有所止也合方氏所達者四方之途也遂人所治者田間之道路也欲其無所陷絶自國之郊及郊外之野所通行之路皆有宿息井樹夜可以寢晝可以憩有井以備飲食有樹以

為藩蔽野廬氏專掌之則行者之至如歸矣孰不願出於王之途乎

易氏曰晉文公之為盟主也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圬人以時塓館宮室諸侯賓至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此晉之所以霸若單襄公聘於宋遂假道於陳以聘於楚道茀不可行候不在疆司空不視塗道無列樹國無寄寓野無施舍此所以知陳之將亡則野廬氏達國之道路比及野之道路宿息



者所以為先王之制

若有賔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欜之

王昭禹曰先王之時涂地皆有人以為之守有賔客

則令其人聚而擊柝所以待暴客也

有相翔者則誅之

王昭禹曰語翔而後集彼翔而覵伺有欲習為寇盜

之意故誅之所以禦姦也○鄭鍔曰如是安有凡伯

見伐之禍

凡道路之舟車轚{音計}互者叙而行之

鄭鍔曰轚者相值而礙也互者交互而不行也推車於陸行舟於水阻隘之地偶相值而有轚互之阻○鄭康成曰車有轊轉抵閡舟有砥柱之屬

人有爭先之心必無相遜之理因其先後至之叙以次而行之○劉執中曰掌其先後貴賤老幼往來以為其行之叙而通之故有爵有節者得以辟之而不滯也

凡有節者及有爵者至則為之辟

鄭鍔曰執節而來者奉王命之使有爵之人皆王朝

之臣至於其地則為之辟既以尊王臣之來又以見貴貴之理○王昭禹曰有節者至則欲達之而無留難有爵者至則在所承而無敢慢故皆為之辟行人使避焉然則野廬氏其徒百有二十人則使其徒為之辟也

禁野之橫行徑踰者

鄭鍔曰田野之中有町畦焉皆禾稼之地苟或橫行則踐人之田而害其穡事有隄渠焉皆防水之處苟

或徑踰則決人之水而壞其隄防此爭端之所由起不可以不禁○鄭康成曰皆為防姦也横行妄由田中徑踰射邪趨疾越隄渠也

凡國中之大事比脩除道路者

賈氏曰大事謂若征伐廵守田獵郊祀天地王親行所經並須脩除道路及脩廬校比民夫使有功效○王昭禹曰治其壞謂之脩去其穢謂之除有脩除道路者野廬氏則比較其人之數所以防患也○鄭鍔曰道路圮壞則車馬不通固有脩除之人此則校而比之使無圮茀之虞

掌凡道禁

鄭鍔曰道必有禁此則掌其犯禁者則王國大事肅然而無譁矣○王昭禹曰若脩閭氏所謂以兵革趨行者與馳騁於國中者是也然野廬氏所禁者在野之道脩閭氏所禁者在國之道

邦之有大師則令埽道路且以幾禁行作不時者不物者

王氏曰言國之大事在國中而已邦之大事則通國野焉○王昭禹曰令埽道路所以致潔○鄭鍔曰國

大用師道路之行欲無荒穢不祥之事茍於是時不當行而行不當作而作失蚤晚之時非所當衣而衣之非所當操而操之非其物而有異常之狀皆姦人之為寇盜者也微伺而幾察之以防變也周之制於田野之道十里之遠設官以治其廬舍禁止姦盜如此之嚴則道不拾遺豈不宜哉後世十里有亭亭必有長其法亦出於此惜夫不復脩也

蜡清預反氏下士四人徒四十人

鄭康成曰蜡骨肉腐臭蠅蟲所蜡也月令曰掩骼埋骴此官之職

掌除骴

劉執中曰枯骨曰骼肉腐曰骴人獸皆同職掌揜而埋之不令暴露於溝壑道路也○鄭鍔曰王政行於天下生者有養死者有歸安有枯骨遺棄而不收尚待設官以除之耶然月令亦有掩骼埋骴之文太平之世雖無餓莩然死於道路而無主後者亦未必無

也有是事而不為之收掩則傷人君之仁無是事而省是官則仁於枯骨之意亦形於天下矣

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禁刑者任人及凶服者以及郊野大師大賔客亦如之

王昭禹曰大祭祀先王所以致精神之至而交乎神明之隱不蠲刑者任人則在所惡凶服則在所可哀故蜡氏令州里除而禁之郊特牲言祭之日喪者不哭不敢凶服氾掃反道亦謂此也

鄭康成曰蠲讀如吉圭惟饎之圭潔也刑者黥劓之屬任人司圜所收教罷民也凶服服衰絰也此所禁除者皆為不欲見人所穢惡也○王氏曰大賔客則承事如祭有齊敬之心焉○李嘉會曰大師大賔俱尚清淨不令所可惡者亂其目也

若有死於道路者則令埋而置楬音竭焉書其日月焉縣音玄其衣服任器于有地之官以待其人

鄭鍔曰若行者出王之塗不幸而死則埋而置楬書

其日月縣其衣服與夫所執任之器以俟其家人來則收葬之如是則無腐敗之骴矣○鄭康成曰有地之官主此地之吏也○賈氏曰若比長閭胥里宰之屬

掌凡國之骴禁

鄭康成曰禁謂孟春掩骼埋胔之屬○鄭鍔曰骴與胔同然其字乃與蜡祭之蜡字同昭禹謂蜡祭百物昔之羽鸁鮮毛介之物畢致焉蜡祭所致者神蜡氏所治者形形神相聚而為生相離而為死二者實相

待焉故其字同然蜡者索也無乃索朽腐之骨肉而除之者乎

雍於勇反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鄭鍔曰隄防止水之官乃名曰雍氏蓋所慮者尤莫大於雍塞以止之故也

陳及之曰其職掌事頗重而命官止下士二人徒八人而已蓋頒格令於民間使民戶知之勸農重穀之意

掌溝瀆澮池之禁凡害於國稼者

鄭鍔曰水相交通謂之溝竇水而行之謂之瀆會水而聚之謂之澮畜水而止之謂之池池以止水溝澮瀆以行水皆有禁焉行者不得擅塞止者不得擅行非所當行而行非所當止而止大焉則害於國小焉則害於稼此所以設官以掌其禁也○王昭禹曰溝瀆澮池有禁然後其害去其利均亦所以息爭止訟也　既掌溝瀆澮池之禁又掌凡害於國稼者謂禽獸也禽獸害稼如春多麋之類禮記

田鼠田豕之類○劉執中曰通溝瀆澮池之壅塞而水潦溢漲害國之苗稼者

春令為阱在性反擭胡化反溝瀆之利於民者秋令塞阱杜擭

鄭康成曰阱穿地為塹以禦禽獸其或超踰則陷焉世謂之陷阱擭柞鄂也堅地阱淺則設柞鄂於其中○賈氏曰柞鄂者或以為豎柞於中向上鄂鄂然所以載禽獸使足不至地不得躍而出○鄭鍔曰春農就田禽獸或出而為害水利或有通塞則為阱擭為溝瀆皆以是時也然五溝五涂以通灌漑之

水至春又為溝瀆何耶葢五溝者五野之中一定之制不待至春乃為之此乃里閭之間春雨水集溝澮皆盈水去不速不可不通之也然阱擭設於春可也秋稼已登苟或常設禽獸亦無以遂其生故至秋塞之此先王愛物之心也然不言秋塞溝瀆者因利民而為之則無時而可塞故也○鄭康成曰秋而杜塞阱擭收刈之時為其陷害人也書費誓曰杜乃擭敛乃穽時秋也伯禽以出師征徐戎

禁山之為苑澤之沈者

鄭鍔曰苑囿之設則爲禁籞環繞以防人之入耳若夫與民共利之山芻蕘者往焉雉兎者往焉詎可以設禁籞乎〇鄭司農曰不得擅爲苑囿於山也〇黄氏曰苑恐當爲宛曲也山泉徙而曲之必有私其利者爲苑言非其自然也

魚鱉所生之澤鱗者介者藏焉遊焉詎可沈毒螫乎人君囿游固有苑矣民庶爲苑則是僭上無法刜可以即山以爲苑乎漁人取魚固有餌矣下毒於水則是竭澤而漁人之食將有中其毒者矣其設禁也宜哉〇劉執中曰即獸所居爲苑以誤之即魚所淵沈藥以毒之則

不仁不信為禽獸之所憚也故設官以禁之

萍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鄭康成曰萍氏主水禁萍之草無根而浮取名於其不沈溺○劉氏曰神農書曰萍能勝酒欲其制之也○陳及之曰其職掌水禁及幾酒謹酒特下士二人徒八人而已無乃不足以幾禁之耶曰是特國中人耳近而鄉遂遠而都鄙委之其官掌焉

愚案酒正內官自酒人以下皆奄奚為之勢不可

呵禁外事萍氏刑官之屬掌之宜矣

掌國之水禁

王昭禹曰水雖有潤澤灌載之利而犯之則濡溺之則死故水之險惡能害人之所與夫不時入水而捕魚鱉者一切禁之乃所以為仁政之周○黃氏曰非禁捕魚也漁

禁獻人掌之

幾酒謹酒

黃氏曰幾酒苛察之也宜若絶之謹酒為其不能不

用也萍氏掌水禁而使禁酒亦水之害人者也故為之設禁焉○王昭禹曰幾酒則於飲酒微察其不節也謹酒則於用酒制其無度也○陳藴之曰或謂酒誥謂西土之人承先王教朝夕祀兹酒而已其他未嘗羣飲也何俟幾察之曰立政以垂將來豈以今日之故而廢之耶

總論

吕氏曰周公作酒誥一篇其刑之重矣至於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此是最初謹酒恐人沈湎浸漬傷

德敗性至於周官之禁酒皆此意及漢文帝為酒酺景帝以歲旱禁民酺酒蓋恐耗糜米穀民食不足此猶有重本抑末之意及弘羊建搉酒之利設心大不同不過私家不敢擅利公家却自專其利耳古者惟恐人飲酒至後來惟恐人不飲酒

禁川游者

鄭鍔曰大川之逝雖烏獲之力有所不能止又況可游乎游謂游浮而行禁之宜哉

司寤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王昭禹曰寤而覺謂之寤使掌夜時非覺而不寐者安能定其漏刻之蚤晚哉所以名官謂之司寤氏

掌夜時

鄭鍔曰專掌夜時則所主欲於夜而覺寤以察時之蚤晚○鄭康成曰若今甲乙至戌亥○賈氏曰甲乙則蚤時戌亥則晚時

以星分夜以詔夜士夜禁

鄭鍔曰夜雖有時其分則以星晚而見星則為夜蚤

而星沒則非夜仰觀天星之沒見以分之不分以月者月出有蚤晚唯星麗乎天至夜必見故也○易氏曰此謂施於國中者蓋國中有啓閉之候國事有朝夕之禮以星分夜則星見為夜星沒為晝朝夕啓閉於是乎在以是詔夜守之士○鄭康成曰夜士主行夜徼候者如今都候之屬

嚴夜禁之法

禦晨行者禁宵行者夜游者

鄭鍔曰姦盜常發於莫夜之閒是以尤謹夜行之禁

或禦之使勿行或禁之使不敢行皆以防姦盜也先明謂之晨晨言時之尚蚤○王昭禹曰日出為旦晨則昧爽之前而日未旦之時中夜謂之宵宵陰浸而陽生通夕謂之夜夜言日之昏而暝左傳言晨往寢門闢是詩言夜向晨則知晨見明也詩曰肅肅宵征熠燿宵行又曰夜如何其夜未央經言夜呼旦以䟽百官以辨軍之夜事則宵與夜固異矣晨行則未當行而行故禦而止之若夫中宵固不可行夜豈遨遊之時故曰禁所以不同○劉

執中曰其晨侵於夜而行者暮侵於宵而行者不可測其姦非也夜而遨遊者妨衆息也故皆禁也

司烜音毀氏下士六人徒十有二人

鄭康成曰烜火也讀如衛侯燬之燬○易氏曰掌明水火而其官謂之司烜者取大易日以烜之之義蓋萬物形成於地精成於天月遡日之光其本皆出於日故也○王氏詳說曰司爟司烜皆掌火一事而二官何也曰有國火有民火司爟所掌謂民咸從之其民火歟司烜所掌以共祭祀明燭其國火歟然行於

民未嘗不本於國故司爟曰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行之於國未嘗不用之於民故司烜曰中春以木鐸循火禁于國中

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鑒取明水於月

鄭司農曰夫遂發聲夫大夫能遂事故謂之遂○陸氏曰夫道也是以謂之○鄭康成曰夫遂陽遂也遂猶取火於木為木燧也○賈氏曰以取火於日名陽鑒鏡屬取水者也世謂之方諸者謂之鑒亦謂之方諸○鄭鍔曰取明水於月其實皆鑑也○陸氏曰夫遂以義言鑒以體言互相備也○鄭鍔曰水生於坎之

陽而為陽中之陰火雖生於離之陰而為陰中之陽

王者向明而治皆以陽為主故尊明火為先○易氏

曰日陽之精月陰之精離為日為火為電者火之氣

也坎為月為水為雲者水之氣也水火以氣而升降

日月之精薄之則夫遂可以召陽而為火鑒可以召

陰而為水所以謂之明水火言取於日月而非人力

之所能致明之至也○鄭鍔曰或謂鑒遂之齊同用

金錫之半可以取水亦可以取火何也蓋金錫半者

陰陽之雜用諸晝則陽氣應之而為火用諸夜則陰氣應之而為水

以共祭祀之明齍明燭共明水

鄭鍔曰明水火所以共祭祀之明齍明燭及明水也用是水以滫齍盛則曰明齍用是火以照燭則曰明燭五齊三酒所尚者明水取於月中之水以共之記曰其謂之明水也由主人之潔著此水也謂此耳○王氏詳說曰凶事所用之物謂之明所謂明器明弓

矣是也吉事所用之物亦謂之明所謂明水明火是也先鄭失於明水之説後鄭亦失之郊特牲曰明水者神明之也謂主人之潔著此水也著成也主人之潔則此水乃成矣以陰鏡取水於月之中其可多得乎且祭有明水又有玄酒玄酒取於潢汙行潦之水而為之則是降於明水矣鬱齊配以明水三酒配以玄酒此郊特牲所謂明水涚齊貴新也凡涚新之也是知明水所用止於斯二者而已先鄭以為明水滫

滌溹盛黍稷是不讀泂酌之詩也泂酌之詩曰可以濯罍可以餴饎夫豈明水哉後鄭謂明水以為玄酒是不讀禮運也禮運曰玄酒在室醴醆在户粢醍在堂澄酒在下夫豈明水之為玄酒哉共明水火者司烜也執明水火而號祝者大祝也奉明水火者大司寇也共而後祝之祝而後奉之其序如此○王昭禹曰祭祀必取明水火者以物言之則得陰陽之潔氣也以道言之則潔而清明乃可以承祭祀也

凡邦之大事共墳扶云反燭庭燎力召反

鄭司農曰蕡燭麻燭也○鄭康成曰墳大也樹於門外曰大燭樹於門內曰庭燎皆所以照衆為明○賈氏曰樹於門外者非人所執也燕禮云甸人執大燭於庭不言樹者彼諸侯禮不樹於地門內在路寢之庭故曰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注云公五十侯伯子男三十其百者天子禮庭燎所作以葦為中心以布纏之飴蜜灌之若今蠟燭百者或百根一處或百處設之若人所執者用荆燋為之執燭抱燋曲禮云燭不見跋是也

中春以木鐸脩火禁于國中

鄭鍔曰中春大火之星見於辰季春出火司烜先脩火禁警以木鐸使無不聞則除去故火以待新火也

○王昭禹曰為季春將出火先事而戒也

鄭康成曰火禁謂用火之處及備風燥○易氏曰司烜氏脩火禁於國中而已宫正脩火禁乃宫中之事詳於國此所以為内外之辨

軍旅脩火禁

鄭鍔曰衆之所聚器甲資糧勝敗所係則火禁不可

不謹也

邦若屋誅則為明竁(昌絹反)焉

鄭鍔曰司農謂夫三為屋屋誅夷三族也康成以為若其刑劓之劓謂所殺於甸師氏者余謂屋誅合一家而盡誅之邾婁定公所斷之獄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者屋誅也人有罪大無俾遺育故舉一屋而誅之罪人夜葬故為明竁欲人知其罪也如設楬加明刑之類○易氏曰竁謂壙埋之地楬其罪於竁上而

屬於司烜氏以明為義故爾

條狼氏下士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鄭鍔曰狠之為物貪且很故世有不率教化不遵檢押之人謂之狼戾條狼氏掌執鞭以禦不率之人故名曰條狼言滌去其狼戾如逐豺狼也條當為滌器之滌蕩滌而去之使潔清也　○黄氏曰鄭以條為滌亦通但其官主趨辟不主滌除　○易氏曰凡世之弗率教化如狼貪很然先王設官以治之使之整整有條故曰條狼氏

王昭禹曰以王與賔客之出入宜致肅焉故也

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六人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二人

鄭康成曰孔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言士之賤也○王昭禹曰執鞭以為威○劉執中曰掌執鞭趨以辟道路之穢惡及車馬人物之壅窒而不通者○王昭禹曰趨則走而致肅辟則所以使人避也條狼氏所以衛上者如此條狼氏以下士六人為之而其徒有六十人則帥其徒以趨辟與朝士帥其屬以鞭呼

趨且辟同意然朝士主在朝之事而條狼氏所掌在道路而已○鄭鍔曰自王用八人而下公用六人侯伯用四人子男用二人亦以禮有隆殺不可僭用也○賈氏曰序官條狼氏下士六人今云天子八人少二人矣葢取胥徒中兼充也

凡誓執鞭以趨於前且命之誓僕右曰殺誓馭曰車轘戶串反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誓師曰三百誓邦之大史曰殺誓小史曰墨

易氏曰上執鞭以趨辟重王威也此執鞭以趨於前

且命之重軍事也○黄氏曰因其執鞭辟行人遂使命誓大抵主警肅也

鄭鍔曰誓用之于軍旅祭祀亦有誓故言凡誓○賈氏曰誓自有大官若月令田獵司徒北面以誓之誓時此條狼氏為之大言使衆聞知故云且命之○鄭鍔曰有司已誓辭則條狼氏必命以罰無赦之辭此又言僕右及馭以下則專指軍旅之誓以為言○易氏曰軍中之羣吏犯難赴敵於是乎在其聽誓於陳前者不得不嚴其告戒之旨車莫先於僕右謂其右

於戎車者勇力之士或不用命則勇力無所施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是也故誓僕右曰殺○賈氏曰僕大僕大僕與王同車贊王鼓車尤聽命於其馭馭者驅馳不及則車之進退無所用其力晉使張骼輔躒救鄭近楚師其馭不告而馳之幾以不免是馭能危之也故誓馭曰車轘○王氏詳說曰刑不上大夫此云鞭五百王氏以為誓其大夫之屬鄭氏以為誓大夫以文攷之何大夫之屬之有然鄭氏以為誓者出軍及將祭祀之

時但師與大史小史主禮樂之事謂祭祀時耳曾不
謂皆誓之於軍也大師職云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
是軍之有大師也大史職云大師抱天時與大師同
車是軍之有大史也小史云大軍旅佐大史是軍之
有小史也僕右與馭數者亦以大夫為之案戎僕中
大夫也戎右亦中大夫也大師下大夫也大史亦下
大夫也六誓之中惟小史為中士五以職名一以官
名者謂大夫之銜命出使以官不以職也故以下大

夫命之刑不上大夫而誓之嚴如此軍事以嚴終也甘誓可見矣軍國異容非祭祀之誓祭祀之誓大宰掌之大司寇涖之何與條狼氏

易氏曰墨輕於鞭鞭輕於殺所謂殺寘之死而已若轘則不止於殺輕重不同何也車之進退主於馭馭不職則敗國事其罪所以最重僕掌侍衛之事右掌擊刺之事大史掌占驗之事一或不職皆足以誤軍事此其罪所以亦重至於大夫銜命而失其職其罪

次之大師聽軍聲而失其職其罪又次之小史官卑而聽不專其失職之罪又次之輕重不同各有攸當使羣吏之聽誓者各以其職而共王命此軍旅之所以無不勝○陳及之曰親眂之官如車右馭大史者誓之辭嚴其軍有司以下則詞寬為其親眂者曰誓我者如此之嚴則馭下可知矣而其下亦曰彼車右也車僕也邦之大吏也皆命大夫也而誓之如是則馭下可知矣

脩閭氏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

王昭禹曰里門謂之閭里有閭所以通往來扞制內

外○鄭鍔曰六鄉之法二十五家為閭一門而入自有閭胥主之又設脩閭氏之官者蓋總其脩治之事使無廢壞也

掌比音鼻國中宿互欜音託者與其國粥音育而比其追胥者而賞罰之

易氏曰比謂檢梶夜士之守宿者○鄭康成曰國中城中也

鄭司農曰宿謂宿衛也互謂行馬所以障互禁止人

也欜謂行夜擊欜○賈氏曰宿互欜者宿者所互守衛復擊欜持更也○鄭鍔曰閭之門以為往來者之防故命國中之人宿守其互欜或有姦盜之變當用人以追胥而守閭之人不可以往則使國粥之人任其追胥之事鄭康成謂粥養也國所粥養謂羨卒也正卒守閭而不動則羨卒之行亦其宜也○王氏曰國粥謂行粥物於國中者市官所不治故脩閭氏比之

每閭各有互柝以防寇盜脩閭氏掌比校其人使先後相代又校羨卒追胥之事○鄭康成曰追逐寇也胥讀為偦

以賞罰

待之〇劉執中曰國之羨卒使之什伍以追胥禽捕寇盜獲多者賞之不獲者罰之一閭之政無不舉而人自安於里閭矣〇王昭禹曰脩閭氏校比者止於國中若邦野則弗預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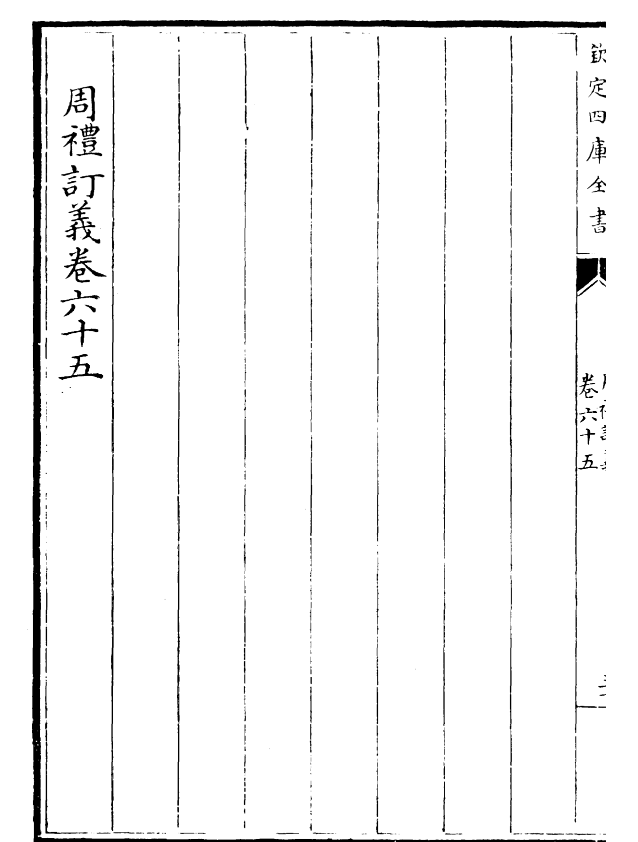
禁徑踰者與以兵革趨行者與馳騁於國中者

鄭鍔曰每閭各有防限敢有徑越以從便者〇王昭禹曰謂行不由橋梁與野廬氏同意然脩閭氏所禁者國中之行者也野廬氏則施於野而已不言禁橫行則國中故也苟以兵甲趨行與夫躍馬馳騁則人相恐動或因以亂也〇鄭康成曰皆為其惑衆故皆禁焉鄉之閭亦如此則

遂可知

邦有故則令守其閭互唯執節者不幾音畿

賈氏曰有故謂大喪寇戎等恐有姦非則命各守閭閭巷門○黃氏曰令守其閭互令當守者耳鄭謂令閭胥里宰之屬非○劉執中曰各守閭而互之以斷出入而考其不在者○易氏曰守閭雖以防非常惟執節者不幾又深辨乎往來緩急之所在國中之禁其嚴如此○賈氏曰惟有執節公使者不幾訶也



周禮訂義卷六十五

周禮訂義卷六十六　　宋　王與之　撰

冥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鄭鍔曰楊子曰擿埴索塗冥行而已又曰冥行翳路皆謂闇而無所見也故日入之後謂之晦冥冥氏設弧張爲阱擭以攻猛獸欲其不知而陷入其中故有取於晦冥無所見之義

薛平仲曰自修閭氏而上達於布憲之官凡十有一

皆先王所以盡乎人也自冥氏以下至於庭氏之官凡十有二人又先王所以盡乎物夫大而人之為民害者既革微而物之為民害者已消則先王之用刑通乎天地之心矣

掌設弧張

鄭康成曰弧張罿罦之屬所以扃絹禽獸○賈氏曰弧弓也謂張弓以取猛獸云罿罦之屬者詩云雉離于罿雉離于罦並是取禽獸之物○劉執中曰弧張謂機弩也

為阱擭以攻猛獸以靈鼓毆之

鄭鍔曰既設弧張又為阱擭盖獸之猛者非弧張所能取故為阱擭以攻之言攻則知其用力之難如攻戰之攻也○李嘉會曰止曰攻之不使獲之必獲恐猛虎傷人也　既為阱擭乃以靈鼓毆之使來○鄭康成曰毆之使驚趨阱擭　靈鼓者社祭之鼓也意者猛獸之為物藏於山蟄乎穴神實司之故用鼓社祭之鼓異其神靈有以毆之而至

若得其獸則獻其皮革齒須備

鄭鍔曰若得其獸則皮也齒也須也皆備獻焉不可闕一將以供國家器用之資鄭以備爲卜未之前聞

○李嘉會曰得之則獻不欲遺留以起人爭

庶氏下士一人徒四人章預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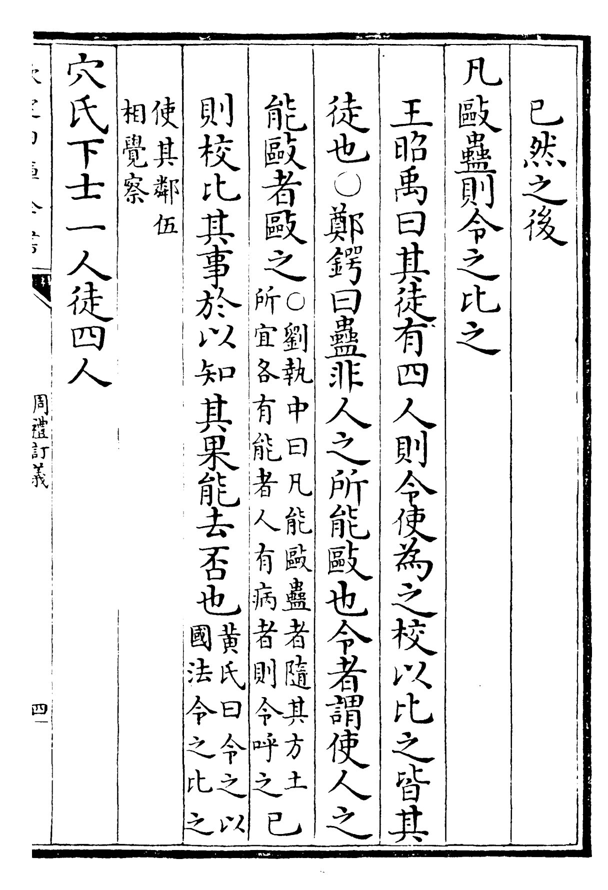
鄭鍔曰或謂庶與蛀同字乃作庶何耶甞聞南方之人養蠱毒之家合衆蠱之有毒者共爲一處使自相啗食已盡其一存者乃爲蠱毒然則蠱者合衆庶之蠱以爲之也然則毒能殺人殺人有漸陰食其肉久

然後死如蛀物之蠱然能蛀壞物也故其音則與蛀同或謂人所以不繁庶者蠱為之害也故名官曰庶氏豈其然乎○鄭康成曰庶讀如藥煮之煮驅除毒蠱之言○劉執中曰毒蠱之病人非一種而下士一人者掌其方書治禁之法

掌除毒蠱以攻說禬(音潰)之嘉艸(音草)攻之

鄭鍔曰左氏曰於文皿蟲為蠱穀之飛亦為蠱皆謂其腐壞也蠱能腐壞人之心腹其除之之法謂其有

神也則以攻說禬之○劉執中曰用巫醫以呪禁止也所以責其神謂其有毒也則以嘉艸攻之○鄭康成曰攻之謂爊之所以勝其毒六祈之有攻說皆以辭責神也此曰攻曰說又曰禬非六祈之所謂禬當如注家讀如潰癰之潰謂以辭責之使其毒潰散也嘉草藥名可以攻蠱惜夫後世不知為何物○李嘉會曰毒蠱以嘉草藥物爊去之足矣必曰攻說攻者若韓文公之去鱷魚則可見矣○王昭禹曰用祝則治於未然之前用藥則治於



已然之後

凡毆蠱則令之比之

王昭禹曰其徒有四人則令使為之校以比之皆其徒也○鄭鍔曰蠱非人之所能毆也令者謂使人之能毆者毆之○劉執中曰凡能毆蠱者隨其方土所宜各有能者人有病者則令呼之已則校比其事於以知其果能去否也黄氏曰令之以國法令之比之

使其鄰伍相覺察

穴氏下士一人徒四人

王昭禹曰冥氏攻猛獸之趨走而害人者至於藏伏而害人者未去非仁政之周故掌攻蟄獸者謂之穴氏○黄氏曰冥氏伺出穴氏攻蟄皆為其能害物也與獸人供膳獸不同

掌攻蟄獸各以其物火之

鄭康成曰蟄獸熊羆之屬冬藏者也將攻之必先燒其所食之物於穴外以誘出之乃可得之○王氏曰其攻之也以其所嗜誘之以火燠而出之○鄭鍔曰魚龍有淵鳥獸有山林窟

穴是其所藏之地先王欲其不敢逼人驅而逺之可也乃特設一官攻而取之火其所嗜之物誘之使出毋乃暴乎蓋除害者不待其害已及人然後除也惡其為一旦之害必先索而除之可也蟄於穴之獸如熊與羆之屬或時出而害人不可使之藏於窟穴以俟人之隙則設穴氏以攻蟄獸未為過矣

以時獻其珍異皮革

鄭鍔曰若其獸之身可以備珍異之羞如熊掌之類

則必獻以為膳羞其皮與革可以為器用之須則亦獻之以為國家之用然獻必以時則不常攻之矣

翨音翅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鄭司農曰翨讀為翅翼之翅○王昭禹曰鳥所以飛者在翨攻猛鳥者必攻其翨然後可獲故名官謂之翨氏

掌攻猛鳥各以其物為媒而掎居綺反之

鄭鍔曰鳥有鷙者而已安得有猛先儒謂鷹隼之屬

然鷹隼雖猛不過搏擊飛禽之小者彼當立秋始擊或鳩化而為之或立於高墉之上先視其始擊之時以正時令又畫於旌旗之上以為軍號何嘗欲其無遺類耶今乃設一官專以攻之為職又用物為媒以致之則非鷹隼而已必其性之鷙害而甚猛能為人之害者矣故曰掌攻猛鳥知其猛與猛獸之猛同其攻之法以其類為媒以誘之○劉執中曰各以其物則隨其性之所宜非一物也或以鳩鴿之雛或以匹類但可媒獲其法多矣

以時獻其羽翮

鄭鍔曰若其羽翮可為器用者亦以時獻焉不常貢也○李嘉會曰羽翮可以為箭羽者

總論

王昭禹曰獸人皮毛筋角入於玉府以足王之燕私玩好之欲而冥氏穴氏翨氏攻鳥獸之猛而其所獻皆不入於玉府者蓋此特除其害而已獸人則所脩之利衆所除之害悉仁施及人於是為大以其所施

者大然後可以兼百姓之奉

柞側百反氏下士八人徒二十人

鄭康成曰柞除木之名除木者必先刊剝之○賈氏曰知柞是除木之名者詩云載芟載柞芟是除草柞是除木○陳及之曰柞氏攻木薙氏攻草皆主苑囿之官若畿內之山林自有虞衡等官提其大要而已

掌攻草木及林麓

鄭鍔曰攻如攻城之攻草木林麓根固蟠結不可削

除則用力為尤多故曰攻○賈氏曰柞氏攻木薙氏攻草者以攻木之處有草薙之攻○易氏曰木生於山而曰及林麓者林則積木者麓則山之足也○鄭鍔曰先王於草木設虞衡之官以作之固欲其條暢碩大以備掄材之用於此又設柞氏以攻之者嘗考皇矣之詩作之屏之其菑其翳脩之平之其灌其栵啟之辟之其檉其椐攘之剔之其檿其柘則雖至美之材亦刊而除之以為居民之地柞氏所攻殆是類歟○王昭禹曰草木所生林麓之地苟可以宅民稼穡者大

司徒固嘗辨十有二土以相民宅矣辨十有二壤以知其種矣柞氏因司徒之所辨者以攻治之而已

夏日至令刊苦干反陽木而火之冬日至令剝陰木而水之

鄭鍔曰攻之之法夏至日則刊陽木而令熇燎以火冬至日則剝陰木而令浸漬以水木之生於山南者為陽木夏日至則陽氣之極又況火之炎陽乎於是時則刊陽木而火之彼將不勝乎陽而死矣生於山北者為陰木冬日至則陰之極又況水之凝陰乎於

是時則剥隂木而水之彼將不勝乎隂而死矣葢隂陽相濟則冲氣以為和此物之所以生隂陽偏勝則乖沴而為疾此物之所以死陽木言刋隂木言剥先儒以為互言余以為刋除也與隨山刋木之刋同陽木堅而難除故以刋言之剥剥也與易柔變剛之剥同隂木柔而易去故以剥言之刋剥者除草木而空其地或居民或作室未必欲為耕種之地○劉執中曰山南之木曰陽木者以其稟而生者隂氣之不足也山北之木曰隂木者以其稟而生者陽氣之不足也陽不足

者水之則多沉陰不足者火之則多浮聖人以火養其沉者可使之浮焉以水養其浮者可使之沉焉天官所謂百工飭化八材者抑其有餘以補其不足以輔相天地而成其化者也故輪人之職曰凡斬轂之道必矩其陰陽陽也者稹理而堅陰也者疏理而柔是故以火養其陰而齊諸陽則轂雖敝不藃其柞氏之所職乎故攻草木及林麓者選材以資木工也夏至日陰生也則刋其陽木之陰以去其氣之不足者既伐然後以火養其所刋可以齊諸陽也冬至日陽生也則刋其陰木之陽以去其氣之不足者既斬然後以水養其所刋可使齊諸陰也

陳及之曰所謂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須其格令於民閒使民知禁斧斤以時入山林則材木不可勝

用也大要如是而已若曰設虞衡以養蕃設柞氏以刊剥之則其細已甚且不勝其勞矣

若欲其化也則春秋變其水火

鄭康成曰化猶生也○鄭鍔曰若欲用為耕地而冀其能化生嘉穀則於春秋之時變其冬夏所用之水火夏用火矣春則水之冬用水矣秋則火之前日所用水火一切反易而變更之則水火相濟而其土和美自能化生嘉穀也○王氏曰其蘖薄於陰陽相沴之氣化而為土矣

凡攻木者掌其政令

鄭康成曰除木有時○鄭鍔曰木或當刊或當剝或宜水或宜火與夫春秋冬夏之時各有政令也

薙氏他計反 下士二人徒二十人

鄭康成曰薙讀如鬀小兒頭之鬀○鄭鍔曰考月令於季夏之月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則除草謂之薙也然非所當生之地而生非其有用之物而有大則害百稼小則穢塗徑安得不殺之乎故名官曰薙專以

薙而殺之為職

掌殺草

王昭禹曰凡物以陽生以陰死唯草之為物其芟則陰不能死薙草者必有以殺之然後其芟不復生○易氏曰傳所謂農夫之務去草芟夷而藴崇之此殺草之法

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繩(音孕)而芟之冬日至而耜之

鄭鍔曰殺草之法其去必有漸春始生之初則薙其

萌萌而去之根尚在也未能不生夏日至則陽極而熱於時則薙而夷之夷傷也蓋因盛陽之炎陽以鉤鎌迫地傷之也然夷則但傷之而已未死也傷而未死者猶或能繩繩與孕同謂含實也於其含實而繩育之時則芟刈而蘊崇之及冬日已至陰極而凍於時則以耜而剗之○賈氏曰耜廣五寸謂耒頭金剗覆其根凍死於冬則來春不能萌然則一年之事也或謂草可蹂踐而死薙用一年何耶殊不知除惡務本本根難盡去

之有漸○賈氏曰薙氏所掌治地從春至冬亦一年之事後年乃可種

若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

王昭禹曰欲其化而為土則以火燒其所芟夷之本末又從而加之以水則其薄於陰陽相沴之氣而草化為土矣月令所謂燒薙行水也

黄氏曰鳥獸昆蟲草木之害人者皆務去之此與制刑之意一也先王無一物而不愛斧斤以時入山林愛心之所加也草自始生而萌之又夷之繩而芟之

又耜之既又以水火變之蓋消化之也鄭言土化美非也設官之意與稲人不同

掌凡殺草之政令

鄭鍔曰殺草政令謂春夏秋冬萌夷芟耜自有先後之序薙氏則掌之䕶談苑記江南主患清暑閣前草生徐鍇令以桂屑布磚縫中宿草盡死則殺之之法不必一年矣

哲他歷反蔟倉獨反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王昭禹曰人情莫不欲吉而惡凶先王與民同吉凶之患凡凶者皆在所去故設官掌覆夭鳥之巢而謂之哲蔟氏哲言擿也蔟言巢也擿其巢而去之則夭鳥不復至矣○鄭鍔曰哲與徹同蔟者鳥之為巢蔟衆木以為之

掌覆夭鳥之巢

鄭康成曰覆猶毀也○鄭鍔曰王政仁及飛鳥不毀卵不覆巢今乃設官以哲去之何耶此乃覆夭鳥之巢先儒謂惡鳴之鳥若鴞鵩之類且鳥之惡鳴者固

人之所惡何必專設一官以去之觀韓退之之詩言有鳥夜飛名曰訓狐然則設官而去之者殆此類歟唐子西云吾少時讀硩蔟氏庭氏未嘗不竊笑以為不急之務後讀聖惠方言有鳥夜飛謂之無辜小兒衣服遺之輙成疾因以無辜名之狀如五疳是以知夭鳥之害有如此者非獨如康成所謂鴟鵩之類力去使國中潔清而已驅出四海之外而不得以為害周公之所建置不可謂不切於事

以方書十日之號十有二辰之號十有二月之號十有二歲之號二十有八星之號縣音玄其巢上則去之

鄭康成曰方版也○鄭鍔曰哲蔟雖掌覆巢有不待覆巢而去之之法以方板書十日十二辰十二月十二歲二十八星之號縣其巢上彼見其號將自去焉

鄭康成以為夭鳥見此五者而去其詳未聞余嘗考之鶻忌庚燕避戊己䴉逢申日則過街鶻作巢則避太歲類從亦曰燕識戊己不啣泥狐潛上伏不越渡

阡陌又曰狐狼知虛實虎豹知衝破然則烏知避此五者亦或有之蓋天鳥者物之妖也五者之號天地之正也正之去妖理之必然也寅月為陬卯月為如辰月為寎巳月為余午月為皐未月為且申月為相酉月為壯戌月為玄亥月為陽子月為辜丑月為涂此十二月之號也歲在寅曰攝提格卯曰單閼辰曰執徐巳曰大荒落午曰敦牂未曰協洽申曰涒灘酉曰作噩戌曰閹茂亥曰大淵獻子曰困敦丑曰赤奮

若此十二歲之號也自甲至癸十日之號也自子至亥十二辰之號也自角亢至翼軫二十八星之號也○王氏曰日辰月歲星之神凡有氣形者制焉故書其號焉可以勝天

翦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鄭康成曰翦斷滅之言主除蟲蠧者詩云實始翦商○鄭鍔曰除蠧之法與庶氏除蠱事同而義異蠱則合庶毒以為之官曰庶氏本其致毒之由以詒後世

也蠹匕蠱為害甚輕名官曰翦教人以翦而去之之法也

掌除蠹物

鄭康成曰蠹物穿食人器物者蠹魚亦是也○鄭鍔曰書內有白魚及白蠹食書之類然考之傳有日木將病蠹生之則蠹亦為木之害也

以攻禜攻之以莽草熏之

鄭康成曰攻禜祈名莽草藥物殺蟲者以熏之則死○鄭鍔曰莽草藥名也謂其有神則以攻禜而攻之謂其有毒則以莽草而熏之

劉執中曰蔀者飛蝗之翦斷禾穗者也蠹者螟蟊之蠹禾根者也蟊者蟊蟊之食苗心者也凡庶蠱者蟓蝻蠜賊之害稼者皆是也故以攻禜之法祭而攻除之又焚莽草熏燒之除苗害也

凡庶蠱之事

鄭鍔曰又言凡庶蠱之事者庶氏自掌除蠱然蠱為難除除之不得或亦用翦氏之法○賈氏曰翦氏主除蠹物其蠱毒自是庶氏今此云凡庶蠱者同類相兼左右掌之

赤犮氏音跋下士一人徒二人

鄭鍔曰蠱豸藏埋於牆屋之隈除去為難當用物以拺拔而去之故名曰赤犮

掌除牆屋

劉執中曰牆屋隙罅之閒有蟲有豸皆螫人而毒入四支至於迷悶痛絶不可救者蠖螋蝎蠆蜘蟵蜈蚣之類皆是也○鄭鍔曰文王仁及昆蟲伏藏埋蟄於牆屋之下乃設官搜求以除之何耶此殆為王居也

至尊所處固當致嚴牆屋之下人跡罕至茍有能致害之物藏焉不可不去也

以蜃炭攻之以灰洒色買反毒之

鄭康成曰蜃大蛤也擣其炭以坋之則走○王昭禹曰以蜃炭攻之則以火之毒氣暴之使出也洒灑也沃灰以洒之則死○劉執中曰古者以蜃炭攻之又以灰汁沃之今之為方非獨此也而用蜃炭塗墍牆壁亦赤犮之遺法歟

凡隙屋除其貍莫皆反蟲

鄭鍔曰隙屋則離宮別館希御幸之地無所不除之矣○賈氏曰埋藏之蟲在屋孔穴之中故以隙屋言之○鄭康成曰貍蟲䗪肌蛷之屬○王氏曰貍蟲亦有害人者故除之

蟈音馘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鄭司農曰蟈讀為蜮蜮蝦蟇也月令云螻蟈鳴

掌去鼃音蛙黽莫幸反

鄭康成曰齊魯之間謂鼃黽為蟈黽耿黽也蟈與耿黽尤怒鳴為聒人耳去之○鄭鍔曰天下之螻蟈為不

少矣疑此所去者亦為王宫耳蟈之字從虫從國非特野有之雖國中亦有之故晉惠帝聞其鳴詢左右以為公為私則宫禁之中未嘗無也鼃黽二者尤能怒鳴王庭肅清固所不容況有齊戒之時凡物之可以昏聵王之志意者皆去之豈容此物聒聒乎其側耶

焚牡蘜音菊以灰洒之則死以其煙被之則凡水蟲無聲

鄭鍔曰牡蘜謂菊之不華者能治鼃黽蓋物有相制

者不可以理詰也焚牡蘜爲灰以灑之順風勢被之以煙爲灰所毒者則死不爲灰所毒者得煙亦無聲焉○杜氏曰假令風從東方來則於水東面爲煙令煙西行被之水上

壺涿音卓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鄭康成曰壺謂瓦鼓涿擊之也○王昭禹曰擊瓦鼓以敺水蟲故名官謂之壺涿氏

掌除水蟲

鄭康成曰水蟲狐蜮之屬○鄭鍔曰水蟲之能爲人

害者如春秋書有蜮之類謂於水中含沙射人影爲災故也

以炮步交反土之鼓敺之以焚石投之

鄭康成曰炮土之鼓瓦鼓也○鄭鍔曰壺涿氏敺之以炮土之鼓爲瓦鼓以火炮之其狀如壺可以涿擊水蟲以濁其水舊書以涿爲濁○王昭禹曰以土敺能勝水而制之也之不去又以焚石使執投於水中如以熱湯以火制水也○鄭康成曰焚石投之使驚去○王昭禹曰攻之以火氣使感陰陽相殄之氣而死

劉執中曰攻之以火氣應之以陽聲則陰邪之蟲去矣

若欲殺其神則以牡橭音枯午貫象齒而沈之則其神死淵為陵

鄭康成曰神謂水神龍罔象○鄭鍔曰若為害之蟲毆之不去意有神者主之欲殺其神使之死欲塞其淵使其蟲無所藏必有牡橭午貫象齒而沉之橭木名所謂山榆也象齒象之牙也取山榆之牡者十字

交午貫穿象牙○賈氏曰以橭為幹穿孔以象牙從橫貫之為十字以沈乎水中則可以殺水蟲之神且使水涸而淵塞化為丘陵物有能相制相治者固不可以理詰也○劉執中曰若有神物在淵時有變見驚震於民者則以象牙午貫榆木沉之則其神死而其淵陵矣謂如蛟蜃龍黿之屬穴為居者非水注成淵古之聖人達萬物之理得其好用以為除害之術除蠹物則用莽草除貍蟲則用蜃炭除鼃黽則用牡鞠除水蟲則用牡橭天地間物皆為天地間用然非明哲有所不知○王昭禹曰凡此之類皆聖人所以變化驅除之術非深窮物

理之所以相治相克者孰能與此且夫琥珀拾芥磁石引針戎鹽累卵獺膽分盃壞漆以蟹浣錦以魚散血以藕皮毀金以羊角皆出于自然之理先王命官如此豈非知變化之道知神之所為乎

庭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鄭鍔曰鄭以庭氏主射夭鳥令國中潔清如庭疑其不然古有大庭氏其所行之事久遠無傳竊疑用致日月之弓矢以射夭鳥自大庭氏始也攷賜老者以杖之官名曰伊耆氏則取古天子之號以為名不為無證

總論

易氏曰上經四官言四物之害則有形可求也故以力勝之此六官言六物之害則無形可求也故以智勝之夫六物至微各設一官以去其害類不憚煩者蓋萬乘所至或在苑囿或齋宿於郊廟之内或臨御於朝廷之上一物不去則護衛至尊為有闕所以專設六職以除妖怪微伏之物令翦氏以莽草熏器用之蠹赤犮氏以蜃炭而灑牆屋之毒蟈氏以牡鞠

之灰與其煙以去鼃黽之聒固可信也若夫壺涿氏以炮土焚石而除水蟲又以牡橭午貫象齒以殺其神哲蔟氏書歲月日辰之號以覆夭鳥之巢庭氏又以大陰救日月之弓與救日月之枉矢以射其神聖人精察乎萬物之理必能通乎變化之道後世巫家猶有禳厭之術醫家猶有攻治之法獨可以是而疑周官乎○王氏曰詳觀周禮所載道路溝澮一草木一鳥獸一昆蟲小小利害或興或除而地官秋官之

職分矣凡所興利以地官主之凡所除害以秋官主之

掌射(食亦反)國中之夭鳥

王昭禹曰夭鳥謂呼鳴而為怪者先王因人情之所惡故在國中者皆庭氏射之○賈氏曰城郭人聚之處不宜有夭鳥故去之○鄭鍔曰言國中之夭鳥則是夭鳥也舊所無有偶自遠而至此也如雊鵒來巢魯舊無今有之故春秋書其異

若不見其鳥獸則以救日之弓與救月之矢夜射之

鄭康成曰不見鳥獸謂夜來鳴呼爲怪者獸狐狼之屬○劉執中曰鳥獸爲夭者夜中聞其聲而不見其形被其害而不見其迹者也救日之弓者乘日食時所造陽勝於陰之器也救月之矢月食時所造陰勝陽所成也以陰陽至盛之氣攻暗昧不明之夭罔不克矣○鄭鍔曰夜射之弓矢曾用以救日月咸足以制太陰而勝之咸足以制太陽而勝之則其神異所憑豈不足以威不正之妖物歟

若神也則以太陰之弓與枉矢射之

鄭康成曰神謂非鳥獸之聲若或叫于宋太廟譆譆詘詘者

鄭鍔曰此言太陰枉矢則非救日月之弓矢也太陰之弓謂其弓純屬乎陰司弓矢言枉矢利火射說者謂象天枉矢之星則枉矢者純屬乎陽可知若夫太陰之弓而先儒謂恒矢用此太陰之弓與枉矢豈其陰陽之正足以威服百神歟○王昭禹曰以此射之亦以日月之精氣勝其

天也昔歐陽修作鬼車詩中謂昔者周公夜呼庭氏率屬彎弧逐出九州之外射之三發不中天遣天狗捉空囓之落其一頭清血常流以晝藏夜伏陰黑則飛見火光則驚墮血點汚人家其家必破由此言之不設官以射之為害豈小哉○王氏曰鳥獸言夜射則神以晝射

總論

陳及之曰古之王者鍾鼓管絃以養其内威儀文物以養其外其禮樂未嘗斯須去身出則有虎賁氏夾

道而趨居則有士庶子之掌守其居止行幸未嘗一日忘武備自書生論之以為無他事矣先王猶謂猛獸之隱伏毒蠱之竊發貍蟲之潛隱水蟲之巧伺皆足以害人身夭鳥之聲鼃黽之音亦足以亂人心一物不去於治身養心為有缺則是九官者非得已而不已也豕突乘輿熊當御坐雖當時簡忽所致亦王制有不足耳所謂方書十日十二辰十有二月十有二歲二十有八星之號以去夭鳥攻禜以攻蠹物蜃

炭以攻貍蟲牡鞠以去鼃黽炮土之鼓以去水蟲救月之矢以射天鳥皆明於庶物精義入神所能也

銜枚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鄭康成曰啣銜枚止言語囂讙也枚狀如箸橫啣之為之繣結於項

掌司囂

鄭康成曰察囂讙者為其聒亂在朝者之言語

國之大祭祀令禁無囂

鄭康成曰令令主祭祀者○王昭禹曰祭祀貴靜而肅大祭祀尤致嚴焉故令禁譁孔子於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亦所以戒譁也楚茨言君婦莫莫以言承祭祀者靜而不譁

軍旅田役令銜枚

鄭康成曰為其言語以相誤○王昭禹曰軍旅田役大衆所聚惡譁而善靜故令銜枚大祭祀止於令禁無譁者承祭祀者不若軍旅田役之衆

禁嘂音叫呼歎嗚於國中者行歌哭於國中之道者
劉執中曰聲微而衆曰嘂聲大而急曰䫫聲高而緩曰呼聲怨而嗟曰歎聲悲而傷曰嗚聲過於樂曰歌聲過於哀曰哭○王昭禹曰人之樂不能不歌人之哀不能無哭聖人曷嘗抑之使無歌哭哉於所居可也行而歌哭於國中之道爲其感動人心故禁之○鄭鍔曰亦禁其爲妖異之聲以惑衆耳

伊耆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鄭鍔曰先王篤養老之禮爲其氣體已衰年德彌尊設爲賜杖之制以優之自七十者杖於國至八十者杖於朝取伊耆息老之義以名官且取耆艾之義○陸氏曰禮記曰伊耆氏始爲蜡爲伊耆氏掌共王之齒杖以耆待杖然後安猶老物待蜡然後息也伊耆氏有功於耆老者也故後世以其官爲姓周又以其姓名官先儒爲其制鼓籥又始爲蜡於是以爲古王者號然隸首造數容成造歷蒼頡造書之類豈爲古

王者哉伊耆氏實古王者之號周不宜列於㘅枚氏之後而以下士之官名之○黄氏曰刑官終於伊耆氏杖所以扶老者安之也道德之威中外肅穆而人各得長老慈幼所謂堯舜行德而民仁壽也

掌國之大祭祀共其杖咸

鄭康成曰咸讀為函○王昭禹曰咸感杖之器○鄭鍔曰杖之有咸猶節之有英簜爾老臣雖杖於朝至於祭祀之時以敬為主雖老而不敢杖伊耆氏共其

函以慼之既事乃授之所以尊神也

軍旅授有爵者杖

黄氏曰有爵者皆有統率在軍見王見帥宜當執杖令三衙兵官常朝亦執杖也○鄭鍔曰軍中以斧鉞為威將帥所執爾若有爵者在其中既非杖鉞之將又匪將校之列宜有以表異之故授以杖見其爵位之尊○劉執中曰尊其爵以御衆不必老焉然古之杖皆授於君而有等制不可以私作矣

共王之齒杖

鄭鍔曰國老年齒已高在禮宜杖是之謂齒杖以齒

論之雖可以杖必出於王之所賜然後杖伊耆氏之職則共之於王而王用以賜也周家之杖有五十六十七十八十在鄉在家在國在朝之異此所共者其在朝在國者乎漢之哀帝賜孔光以靈壽杖其有周舊典歟

王昭禹曰軍旅授有爵者杖貴貴也共王之齒杖老老也

周禮訂義卷六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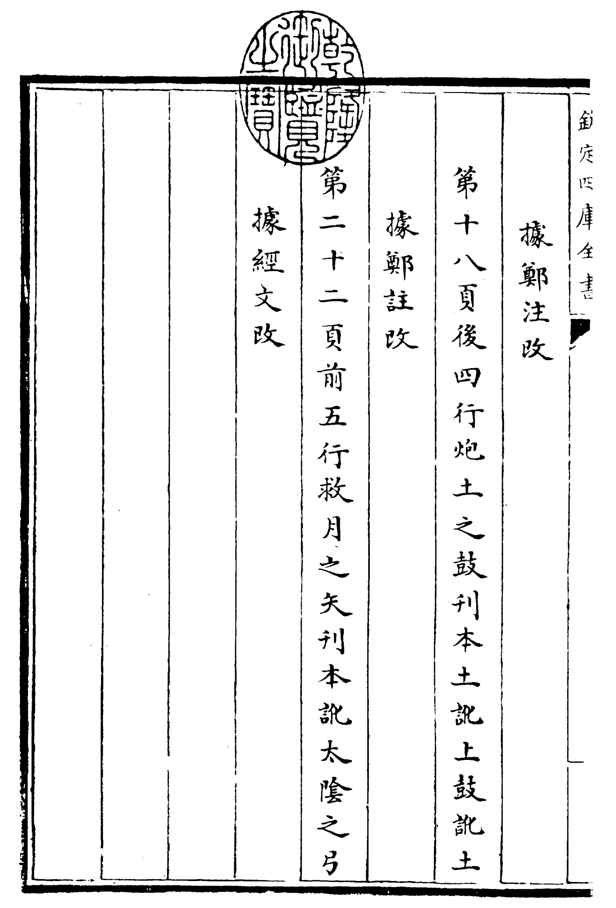
謹案卷六十五第十六頁後五行無乃不足以幾禁之耶刊本無乃訛夫及今改

卷六十六第十頁前四行註他計反刊本他訛化今改

第十四頁前四行辰月為寎巳月為余未月為且刊本寎訛病余訛會且訛旦並據爾雅改

前八行戌曰閹茂刊本茂訛荒據爾雅改

第十六頁後五行沃灰以洒之刊本沃灰訛淳之



據鄭注改

第十八頁後四行炮土之鼓刊本土訛上鼓訛土

據鄭註改

第二十二頁前五行救月之矢刊本訛太陰之弓

據經文改



覆校官庶吉士臣茅元銘
校對官編修臣李光雲
校對官庶吉士臣朱　攸
謄録監生臣趙興吾
謄録監生臣竺昌基